

通鑑答問

五

通鑑答問卷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昭帝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或問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孝昭祠鳳皇可謂知乎曰鳳皇在少皞氏見于傳在舜載于書在成王詠于詩未聞以為瑞而夸耀之也漢史書鳳皇自孝昭始帝在位三年矣有星孛于東方未聞其戒懼也冬無冰未聞其銷弭也星又孛于西北未聞其脩省也黃鵠下建章而公卿上壽鳳皇集東海而遣使

通鑑

卷五

一

徐

往祠春秋書苗異而不書祥瑞帝豈未之知乎成王幼冲嗣服祈天永命惟敬厥德畏天以自儆非恃天以自矜也孝昭饗國纔十三年雖曰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而大臣無格心之業諸儒無陳善之助明哲過于成王壽考乃不逮焉其責蓋有在矣故人君之進德人臣之輔治不可以無學

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或問賢良文學與公卿共議自此始歟曰公議之屈伸出道之否泰繫焉公議達于上則為泰公議鬱于下則為否盤庚命衆悉至于庭無敢伏小人之攸箴

周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士傳言庶人謗
皆有言責此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漢之有議猶
為近古自高帝十二年始詔諸侯王議其後丞相列
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下及博士議郎皆得預議若
賢良文學之士登進在庭與丞相御史辨難蓋自始
元六年始孝昭初政所問者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
謂知所先務矣當時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
要莫急於仁義賢良唐生文學萬生之徒六十餘人
對以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
利漢朝公卿少知治體庶乎施苛征以瘳民瘼開義

三言七七

春間卷五

二

路以厚民俗而車丞相括囊持祿桑大夫放利怙權
謹言私說如杓鑿之難入佩劍之相笑雖罷權酷以
塞責而鹽鐵均輸之法未之有改千秋弘羊不足責
也仁是責者非霍將軍乎易之剝始於下其象曰上
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弘羊剝下之蠹極矣小人
剝廬誅戮及之以利為利菑害至大學之戒深矣
賢良文學之言不行於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誦之猶
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曰公議與天地相
終始

大將

刑罰嚴

或問霍光輔少主不行賞一大之政而務為嚴刻其不
學之蔽歟曰寬則得衆嚴則刑非所以為治也武帝之
罔嘗密矣而姦軌不勝守成之君方在冲孺當迪之
以仁厚不宜導之以刑罰蓋上官之誅有風霆而
無雨露一桑遷之逋竄區者以赦除罪而廷尉少府
左馮翊皆坐重灋社延年奏記謂問者民頗言獄深
吏為峻詆則持刑之嚴可見矣伊尹誥太甲曰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光居
伊罔之任不以伊罔之心為心何以養君德壽國脉
乎昌邑之廢誅其羣臣二百餘人光之伎心若此所
以殄厥世也且光擢用安世延年抑以張湯社罔之
子歟二人寬和能蓋厥父之愆張社有後霍氏穢焉
寬嚴之報時乃天道可不謹哉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

或問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夷齊之後一人而
已然則霍光非歟曰君臣之典叙於天萬世不可易
也伊尹放太甲而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
昌邑君子亦曰有霍光之志則可無伊霍之志則視
君不如也橫者肆其罔極君臣之大倫歟矣光以大
義黜昏立明公於天下非私意也忠於社稷無邪心

也延年猶言其罪而朝廷加肅大將軍之威屈於御史立萬世名義之大明亦夷齊如馬之心樂權臣反易大明若魏司馬師發齊王吳孫緄廢會稽王蓋以光為口實而范粲桓彝守死無貳正君臣之令以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庶有懼乎以此坊民王彪之於海西之廢乃取霍光傳定禮儀以黨賊溫聞粲羣之風亦少懼哉沙隨程氏曰延年女羅紉為昌邑王賀婁生子女持節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然此不足以疵延年也延年之弟彭祖學春秋延年為古人之所難其講聞聖經之義歟

三古

太史公卷五

四

蔡義為丞相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選天下之望自大將軍光持國柄丞相取充位田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所命也繼以王訢錄錄無聞若楊敞蔡義皆給事大將軍莫府者相乎相乎媮合苟容而已乎曰漢相之輕久矣權在近臣則公孫弘受其詰難權在九卿則石慶無所關決公孫賀涕泣不受印綬全身免戾者鮮矣鼎足之折良擘之河有乎經綸之業霍氏之盛太阿在手百官事其心謙視丞相亡如也論相人主之職而為大將軍之私臣訢敬義之徒如疇如韋如

河中木汎汎東西徒曰易制云爾其後官者弄權
如玄成如衡外戚擅國則如禹如光竊相之名備負
尸祿紀綱之壞威福之移曰非我責也漢以是亂亡
迨及東都鄙夫患失師師非度鄧彪之附竇胡廣之
媚梁捧土揭木寘諸百官之上不耻也其失在將相
之權分噫三代政出於一而將即相之任兩漢政出
於二而相為將之役以霍光之忠猶不免於專亦可
歎夫

宣帝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三六四

卷問卷五

五

或曰光之歸政其有明農之志歟帝之謙讓其有公
無困我之誠歟曰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
亡此大臣事君之法也霍光克果斷而無含容遺遐
遠而昵朋比非決於退者也廢賀立宣可謂馮河之
勇吏民當見露索挾持蕭望之不從遂棄不用包荒
之量之在儒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其能不遐
遺乎子及兄孫為中郎將領胡越兵兩婿為東宮
衛尉兵柄萃於一家謂之朋亡可乎光果欲歸政鑿
穰侯之覆轍追子房之高風避權遠勢翩然引去子
孫淵戚悉解宿衛庶可免於陰盛亢陽之災而光不

能也帝自在民間閭閻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今也謙讓不受以優禮之諸事關白以尊崇之帝之疑忌益甚矣吝權以養威邪謀以遠禍此光所以壅厥宗也然帝亦有過焉鄭莊長叔段之惡祭仲言之不聽公子呂子封言之不聽帝亦縱霍氏之驕張敞言之不納徐福言之不納非愛之也梅子真云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嘗謂光為不智宣帝為不仁

夏侯勝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或問廟樂之制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漢高帝為太祖若周之后稷孝文為太宗若周之文王孝宣又尊孝武為世宗若周之武王其樂舞則高廟曰武德孝文廟曰昭德孝武廟曰盛德此其制也然則夏侯勝何以謂武帝無德澤於民曰宗必有德武帝却戎狄闢疆宇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故曰無德澤也漢法雖嚴而昌言讜論之臣凜凜不可奪勝可謂直矣自唐而後繼體之君未有不稱宗不以德也增七廟為九廟而親盡迭毀之禮廢諸儒之議豈若平前輩謂宜

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大將軍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
不能及我思古人誰其嗣之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

或曰魏相陳春秋世卿之戒欲損奪霍氏之權其慮
遠矣乃因許伯奏封事何歟曰在易之姤一陰始生
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能制羸豕蹢躅之孚聖人是以
有繫于金柅之戒魏相學易者也柄臣之孽未除外
戚之萌將長正學以言何患不從昔商鞅因景監而
趙良寒心以相之賢而詭遇求獲其能引君當道乎

卷同五

七

六

既因許伯奏封事復因之白去副封及上書諫擊匈
奴又曰頤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急於行其言而
不由其道遇主于巷而明夷入于左腹異日之憂方
大也漢之禍成於外戚誰生厲階非相之責歟孔孟
濟時之志切矣謂媚竈獲罪於天枉尺直尋不可為
益進以正可以正邦若相之所行可謂正乎宣帝號
為樞機周密而威福之柄潛移於外戚許伯白使弟
舜監護太子家帝聞蹠廣之對而相謝以非臣等所
能及則相不敢違許伯矣黃霸為相薦史高可太尉
詔責以越職則霸亦欲附史高矣戚黨重而相權輕

履霜於宣堅冰於成非。二夕之故魏相不能救其源劉向梅福猶欲遠非。何異一貫之障江河哉

五日一聽事

或曰五日一聽事防於小人也。官師氏主云王日

視朝於路寢門外司上注云王。視朝於路門外之

位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明一日二日萬幾

不可斯須怠也古者時至玉璽以待旦蟲飛而會

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非。日中而考政夕而

糾虔天刑日入而繫奉案咸不敢一息自暇自逸五

日一見公卿其不曠天工違時幾乎此漢制之不如

三百七十四

卷四

古也自武帝游宴後庭請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造

宣帝時中書令僕弘恭石顯始用事公卿之進見益

疏奄寺之委任益親自是賢臣遠而近習熾傳曰一

日不朝其間容刀蕭周困於弘石豈非宣帝開端之

失歟厲精為治若可喜也昏極靡共君子懼焉咸宜

締黨以陷正人厥後官官退而外戚專漢之二也忽

焉泰之九三有艱貞之戒魏相言易陰陽亦知平陂

往復之幾乎是故以日視朝親君子之時多親近習

之時少世道可常泰也

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或曰吏治必久而後成歟曰文中子見牧守屢易謂
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
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
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
也已蓋自秦罷侯置守漢興郡國參錯曹參相齊九
年由叔守漢中十餘年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武帝時司隸部刺史察劾漸苛
然汲黯治淮陽猶十歲宣帝懲數易之弊張敞為京
兆九歲黃霸為潁川八年龔遂為渤海數年王成以
異等賜爵增秩朱邑以治行入為列卿蕭望之自平
四

各問五

九
壬

原為少府復試三輔趙廣漢於京兆尹翁歸於扶風
韓延壽於馮翊滿歲然後為真其良民吏有章劾事
留中會赦壹解有尊重難危之勢無威權素奪之憂
循吏傳六人其四人在宣帝之世斯久任之效也不
寧唯是魏相為丞相九年丙吉為御史大夫八年任
三公如此其久杜延年為太僕十五年于定國為廷
尉十七年任九卿如此其久是以綜核名實考試功
能皆得以盡其才稱其職矧郡國守相豈有單辭轉
易送迎煩費者哉子產為政三年而民誦子路冉有
及三年可復有勇足民速成不若美成治道無以

或曰路温舒傳宣帝初即位上書言尚德緩刑通鑑載於地節三年何歟曰温舒之書曰初登至尊蓋在即位之初刑法志云宣帝即位温舒上疏上深愍焉迺下詔置廷平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故通鑑載温舒上書於是年也或曰志云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放之百官表于定國地節元年為廷尉非置廷平之年也黃霸傳云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通鑑載於本始

卷四十五

明

元年皆與志異何歟曰定國為廷尉已三年霸為正不為平此志之誤也曰志云孝武禁罔寢宣帝自為在閭閻知其若此黃霸傳云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幼霍光秉政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然則秦有十失其一尚存非獨武帝之過亦霍光之過歟曰政有因有革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不可謂知時務之要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斬焉志謂獄刑號為平矣號云者名然而實否也

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既失於前重以魏相之嚴毅
趙廣漢之誅相實為之能稱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
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躬聽之此
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為詩書帝
之治體可見精神雖強元氣已索不待優游不斷之
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本
鄭昌乃以刪定律令為先抑末矣

減天下鹽賈

或曰鹽賈之貴其始於東郭孔桑歟曰管子海王之

三

答問

十一

篇計口賦鹽渠展之煮得成金萬斤景公設祈望之
守燕有遼東之煮非始於漢也漢膠東魯國食鹽取
給鄰郡猶未竭利盡取也東南負海之郡唯會稽之
海鹽置官猶有遺利在民也至是減其賈以便民食
其後平當言勃海鹽池且勿禁以救民急猶以鄒民
為先不顯於裕國也漢之鹽賈史策不書唐天寶至
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加百錢貞元四年
江淮斗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
池斗為錢三百七十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有以穀
數斗易鹽一升順宗減江淮鹽價斗二百五十河中

或池斗錢三百然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法視漢為
密矣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官鹽人所掌共祭
祀賓客膳羞而已無與於民食也漢父之弛山澤不
得見地節之詔其有仁民之心乎

宋疇議鳳皇賦

或曰元康元年之詔始言嘉瑞帝之驕也見矣宋疇
議鳳皇未至京師不足美其至也可以為美歟曰自
疇之貶箴諫塞而諛悅勝乎言祥瑞以中其欲鳳皇
下郡國凡五十餘所集京師者二集長樂宮東闕者
一非果有德以致之也帝號為核名實黃霸議以鴟

本國王

一二

月

雀為神雀無異野鳥之為鷩工之所好欺偽從之類
川之鳳蓋可知矣樂緯云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
孽者四章帝末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敞以為羽孽然
則擢異物以文太平直臣之所懼何足美哉動色於
小廉悌耳於忠告儆戒無虞寅畏自度之言度聞也
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此豈諫臣之職乎
蕭望之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亦坐左遷是以災異
為諱也奏水旱風雨之變一魏相而止耳夫瑞不干
物干其人蓋寬饒不容二疏王吉引去鳴鶴高翔遠
爵羅於九霄之表鳳兮鳳兮其肯覽德輝而來下乎

初置

或曰趙充國謂
虞降羌一時之
徒令居內始服
漢至晉而蒲天
理志攻之金城
河州積石軍之
塞置護羌校尉
金城置破羌
南而漢地在此

新置都尉以
二奉末而羌
試中定西大
置三部永平
定都河洛關
西隴來如風
遺言寇難器
六風遂與胡
以充國遷
不

並城屬國以虞降羌

其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置屬國以
利後世之害段熲曰先零作寇充國
於叛至今為鯁西羌之患橫流於東
失充國徙羌其可為後法乎曰以地
都昭帝始元六年始置今蘭會湟郡
地自武帝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
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爵二年
街二縣蓋虞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
河之北謂之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

答問卷五

十三

降者然羌之為患非自屬國始也自
邊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虜有達
馬援破先零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
真固焉武擊滇吾降之徙置三輔時
虛於是羌虜始熾陸梁涼雍蹂躪
如絕弦段熲奮熊羆之勇殄殲無
祚亦衰西晉之亂姚弋以充種居
據中華其失自東漢徙於三輔始
今內地為非又謂得之於屯田失之
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為充國辯

蓋寬饒奏封事

或曰寬饒之直似汲黯孝武能容黯而孝宣不容寬饒何歟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故非忤貴臣禍在不測故忠諫之士不難於萬乘之君而難於惟闇之臣劉陶死於漢孟昭圖死於唐皆庸闇之主也孝宣之英明而仇直言戮正士無異於庸闇寬饒非忤孝宣也忤恭顯也二豎以明習法令典樞機駸駸竊福威之柄寬饒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語切中膏肓二豎所深忌執金吾之議朋姦迷國者也寬饒既免而殺蕭望之張猛京房之兆已形矣詩曰如彼

卷四十五

先集維霰二疏王吉見幾而作懼昏祿之禍也

永哲人以輔後嗣昭令德以示之孫孝宣學穀

而遠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雖霸道而齊桓寵

之失躬自蹈之豈所以垂裕後昆乎戰國之

雅之說謂便辟左右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

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刑餘之在斯

日月之光者燠太玄曰月闕其搏不如開

曰明始退也孝宣之治如既望之月其明

在相位而無正君之學惜哉

言薦社延年于定國陳高年上稱言為知人

或曰丙吉薦延年定國可謂知人矣萬年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年石
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
歸然則吉悅萬年之佞而薦之焉得爲知人曰孔子
云遠佞人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魏勃之掃門而曹參
賢之張湯之造請不避寒暑而公孫弘稱之躁競者
入青雲恬靖者委泥塗風俗日壞世道益以汙濁故
佞人之惑與鄭聲同非剛明之賢孰能遠之蓋司隸
無許史之屬則惟大戮陳萬年有許史之援則列三
公孝宣之政大畧可睹丙吉號爲賢相猶愛巧媚而

卷用卷五 十五

樂趨附若蕭望之以禮節倨慢之憾不能如祁奚之
稱解狐也吉尚得爲知人乎哉唐張九齡亦名相也
喜蕭誠之軟美而憚嚴挺之之苦勁况不如九齡者
乎堯舜畏巧言難任人周公戒成王勿以儉人懼其
易溺也陳萬年諂丙吉而竊高位垂沒又以教其子
是佞人之根滋蔓無窮末流波蕩爲孔光之諂董賢
王莽而漢鼎遂移故曰佞人殆

匈奴款塞請朝

或曰荀悅謂蕭望之之議僭廢失序以亂天常非禮
也然則丞相御史之議是歟曰春秋公會戎于潛胡

文定公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縉之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荀悅之論合乎春秋矣或曰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漢之極盛也時王政君已在太子宮是歲成帝生漢之亡始於此其消息盈虛之運歟曰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大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故盛之極衰之萌

變矣

香尚老臣

十七

也儆戒無虞聖人謹焉齊桓公七年始霸會諸侯于鄆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篡齊者已在齊矣渭橋之謁人皆以為漢喜甲館畫堂實兆新都可不懼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晉范文子欲釋楚以為外懼蕭魚之會魏絳有居安思危之規漢廷無直言骨鯁之臣玩其所喜忽其所懼漢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宮闈不知苞桑之戒故也大過受之以坎既濟終於未濟作易者其知幾乎

元帝

貢禹為諫大夫言節儉

或曰文帝以節儉而昌元帝以節儉而衰儉不足為
歟曰君道有要辨君子小人而已甚矣元帝之似唐
文宗也劉蕡對策曰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
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
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
也蕡之言所以規文宗也元帝所以失操柄者史高
秉政於外恭顯竊權於中戚宦締從讒邪用事此宣
帝授任之失國柄不歸於忠賢元帝不知君子小人
之辨善善不能保而君子之道消惡惡不能去而小
人之道長細行之脩飾庶事之紛更何取焉君德剛

剛明柔則闇史謂元帝優游不斷劉更生亦云持不
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所謂不斷者史高恭顯如山
之難拔也殺望之猛黜堪更生何其果斷也當斷不
斷不當斷而斷同歸于亂無剛明之資有柔闇之累
焉往而不悖哉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難補短禹也
憲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士姍已乃致意
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御史大夫顯之薦也主瘡
業為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臧堅着之禹比之匪
名節掃地饜食菜一時遺臭千載尚何以其責難哉
不與思易交言李廓取為承璫燕引視首禹猶

美士也

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次曰文帝初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丞相一歲決獄
幾何元帝乃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何其闇歟曰古
之教太子必講明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體用一貫本末一理始於格物致知非尋章摘句而
已漢世輔翼亡具如囊為家令所親非端士博學延
賓客所習非正道元帝之傳可稱者疏廣受蕭望之
三人十二通論語孝經又七年授論語禮服非不好
儒也而君道政體未之講也柔仁之性發強不足善

言十二

卷同五

十八

忠

忘之疾神采益昏王褒等之虞待朝夕讀誦奇文未
嘗積思經訓也喜甘泉洞簫頌不遇珣篆小技未嘗
屬耳瑣諫也宣帝家庭訓告謂俗儒不達時宜未嘗
選真儒以開導其未至也一旦嗣服忠良儉邪雜糅
混殺冥然莫知所寄閹寺弄權玩之掌股周公戒成
王曰天勿誤于庶獄矧大臣之受辱其可誤哉然豈
獨元帝之過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此非宣帝之責乎
望之堪更生同心輔政恭顯誣為朋黨繫之免之視
草芥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
才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為此說自恭顯始善類

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千載流禍自漢迄唐空其
無君子輪胥以亡明黨之說實啓之噫非乾剛夫以
孰能扶正論破蔽言哉

蕭望之

或問蕭望之知元帝不可與有為而輔之不能去
臣而受其禍其失焉在曰晉文公問胥臣欲使陽
父傅太子謹胥臣曰是在誰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
則可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春秋書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傳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
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夫陽處父之剛而使之

三百十

卷五

九

傳太子其後言中軍易帥而襄公泄之處父所以及
殘賊之禍春秋書襄公殺之失身害成君臣皆有責
焉望之剛似處父免御史大夫為太子傅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太子名為好儒而綠竹鼓鞀之好已蕩其
心未嘗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
明也望之有愧於跡廣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
於其德未知臧否未別忠邪而遽白罷中書官官謀
踈機淺以蹈處父之禍帝於召致廷尉猶不省望之
子伋乃上書訟前事古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納
約自牖因其明而導之也不明者可與言哉望之

解印綬蓋亦超然高舉待君之一寤也刑餘為周
自宣帝時典樞機其植根固大臣充位已久欲亟
之難矣在易之豫以九四剛陽之臣承六五柔弱之
君是為危疑之地聖人處之之道曰勿疑朋盍簪惟
至誠求助而已望之使子上書非誠也同心惟堪更
生二人其助寡矣焉能有濟乎雖然望之正色立於
朝不與邪臣並處庶幾古大臣之節矣

上以朝日引見丞相主其職事

或曰元帝之世政在中書官官丞相具臣也言者以
災害歸咎大臣何歟曰大臣以古也事君不可則止不

三九四

卷問卷五

廿

得其職當去其位居其位不當遂其責于定國為相
九年矣脂韋苟容於史高恭顯之間師傳之死忠賢
之逐無所諫正陰陽錯謬黎庶流離非大臣之責而
誰責乎然而典樞機之臣公議登涌福威在手眎君
若委裘帝不之責而獨以詔條士負大臣何明於此而
闇於彼乎定國受責而不知退以春霜夏寒日青無
光復以詔條責而後自劾不亦昭乎蓋石頭以定國
易制使之尸相位當時奄寺之勢以燎方揚惟頓頤無
耻可以以居鼎軸之任不得已而去安車駟馬寵光
赫奕以為具臣之勸信乎白璧一不可為容容多後

也定國為廷尉趙蓋韓楊之

死不能如張釋之

力爭其患失有素相業不競於斯見矣雖然成敗之
隨可去過涉之凶无咎為定國而幸未若為蕭望之
而不幸也定國如石慶望之如汲黯漢相君慶定國
雖累千百無繫於治亂若時主之皆社稷之衛風節
凜凜千載有生氣彼相何心也數哉

諸葛豐 賈捐之

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直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
賈捐之數短石顯又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何其無特
操歎曰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

各問七五

又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也晉捐之以之蓋剛必養之
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之為特立剛直効外屬許章
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皆舉今毀則失其操守矣捐
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之果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
顯乍佞乍賢則沒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
當斯時也邪王雜糅忠說並進二臣以好惡之私亂
是非之實厥罪惟鉤是故君子小人之分為君為臣
皆不可以不明辨在楚則烏可鵲矣在秦則鹿可馬
矣真偽未易覈也齊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
毀譽者之刑惟至明而已堪猛之忠石顯之邪不待

明者而後知二臣反易白黑龍其君元帝心昏耳
目塞退堪猛若墜之淵石顯終其身不去以忠為邪
以邪為忠日中見沫明夷入于左腹未之或知也虞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舉十六相去四凶天命天
討之公也元帝若能知是雖百豐指之其能蔽乎

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

或問中書樞機之任尚書喉舌之官漢以用官者何
以清治原通下情歟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董子曰
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夫官名不正
則萬事不得其正君心不正而能正朝廷百官者未

本問卷五

十一

祥

之有也古者天子左右之臣罔匪吉士不以儉人間
之闈寺統于冢宰奄之位止於上士內臣不敢撓外
朝私昵不敢干公議此聖王所以紀綱王而天下定
也自漢武游宴內庭始命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
謁者置今僕射宣帝時恭顯因以擅權中書在周為
內史尚書在虞為納言其職至重而漢之用人至輕
以閹閹掃除之隸黷弄朝綱賊害諫輔威柄旁落而
不悟危亂已形而不知至元帝極矣周堪領尚書事
古之常伯也乃因石顯奏事堪默默不去固未識行
或之誼然武宣之救化未改太阿之倒持難收堪亦

未知之何蕭望之猶不能正况堪乎自時厥後官
益紊成帝罷中書官者置尚書更用士人東漢不
三公事歸臺閣而尚書為政本矣中書自成帝改
中謁者令魏曰中書監今權寵翕赫而政自由書出
矣逮唐則中書尚書兩令並為上相原其建官之
皆漢官者為之名之不正莫甚焉元魏侍中最重而
政在門下其後列為三省雖然以閑雖麟趾之意行
周官之法度必自正君心始

京房

或曰京房學易而不知陰陽之戒其未達易之

本旨也

卷五

理欤曰邵子有言夫易一爻一長一消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
一長一闢一闔渾然無迹又曰聖人重未然之防是
謂易之大綱官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始當
防而不防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剝小人長君子消不
利有攸往而京房猶以救之房之學長於易之災變
得其數而不明其理一旦欲去望之堪輿所不能去
之疾其始召見也奏功課吏法可以遏惡揚善否
乎不量其君之不明而求其說之必行且石顯氣燄
生殺在手視元之庸闇如木偶在偃師之堂

霓來御日月無光猶二豪氣之不鮮何見之晚

也元帝謂臨亂之君賢其臣本心之明未泯謂房

曰已論非不知其姦也顯入左腹益深房以過涉滅

頂何歟曰帝非不欲去顯也不可去也陰凝冰堅根

深黨盛如元壙之狐不可灌傳咽之瘦不可割不防

之於未然至是難復制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漏言

於傾巧之張博而以淮陽其能免正先之既乎聖

賢非無救時行道之心舍之則藏不遇則去在遯則

小利貞不能大正也在晉則罔乎裕无咎不求必信

也房疾邪而欲大正之罔乎而不寬裕自守焉得為

三十四

谷岡 七五

早回

知易

匡衡

或曰西漢諸儒自董仲舒之之後唯匡衡之言純正溫

雅然而持祿保位被阿之譏與張禹孔光無異何

歟曰脩辭立其誠聽其之而觀其行辭與誠一言與

行一謂之君子董仲舒之以度越諸子者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也匡衡因史高之薦而登於朝觀遠

臣以其所主始進不以正緣飾經術溢于文辭不足

觀已衡雖善說詩其視之固申公之守儒猶莖茅之

殊也衡之言曰治天下者番所上又曰治性之道必

一由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皆儒者之至論若別
白忠邪無片言之及元帝之失在於無斷亦不切劘
歲傲以格其非傳謂畏石顯不敢失其意王尊劾以
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則焉用彼相
乎噫木彊之絳侯能折諸呂之難少文之王陵能守
白馬之約無術學之申屠嘉能擁抑弄臣之慢若儒
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衛禹光之徒
口道先王語以媒爵位為具臣為次血儒是經自經人
自人學問議論與操履判然為二物也漢之政始自
官者出終自外戚出安得真儒而用之哉

通鑑答問卷第五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通鑑答問/[宋]王應麟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316-5

I. 通... II. 王... III. 中國—古代史—綱目體
IV.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3700號

ISBN 7-5013-3316-5



9 787501 333165 >

書名 通鑑答問(全五冊)
著者 [宋]王應麟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四一·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316-5/K·1358
定價 一三三·〇〇圓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通鑑答問/[宋]王應麟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316-5

I. 通... II. 王... III. 中國—古代史—綱目體

IV.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3700號

ISBN 7-5013-3316-5



9 787501 333165 >

華寶齋

Website: www.nlcpress.com

E-mail: Btsfxb@nlc.gov.cn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地址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